



穿整部影片的一种绵延千年、穿越生死、翻江倒海的“痴”，这是“情”至深的维度。为了报恩，她修炼千年，也等待了千年、“循人道，求一爱”；为了不负郎意，她自损元气，忍痛饮雄黄酒；为了救爱人，她闯入昆仑山，盗取灵芝仙草；为了找回夫君，她闯山门，漫金山。一改传统开打的程式，主演曾小敏在“水斗”一折中，水袖一舞简直是惊为天人，令业内人士都觉耳目一新，水袖本是柔弱缠绵的象征，在传统戏曲中配合锣鼓点和程式化的动作，成为一种写意的手段，但演员此番柔中带刚的表演，突出戏曲形体美和意境的营造，使得这段别出心裁的“打戏”，成为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正如该剧编导所提出的那样，全剧里白素贞打了五场仗，几乎全都是败仗，但她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一仗，虽然换来被压雷峰塔下一千年，却赢来了许仙在雷峰塔外等她千年，她得到了许仙，一个凡人最真诚的爱，这也正是“情之所至”的美满结果。

文汝清扮演的许仙，展现的是一种“多情”，这也是凡人之于“情”的一种常态，一种情与理之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的“多情”。他享受于“春游西湖雨中行，夏赏莲沐花芬，秋品茗浅斟尝，冬暖手吻香鬓”的爱情，但当发现“身边蛾眉是蛇儿”时，又把海誓山盟抛诸脑后，求法海指点迷津，在世情和爱情之间，他踌躇不定；当走到山寺禅堂时，他又想起前情，不愿就此皈依，在“有情”和“无情”之间，他去留不定；当看到白素贞苦苦相救，又动起情思，在“无情”和“痴情”之间，他摇摆不定。当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痴情”，但究其本质还是“多情”，这是他作为一个凡人无法逃脱的。朱红星扮演的小青，身上有着“真情”，一种单纯、真挚、别无他物的“情”，她毫不保留地向姐姐白素贞诉苦“人间的规矩多的是”，后来面对法海对白许二人的拆散更是怒不可遏，大骂“说什么佛法慈悲？原来是冷血无情！”，甚至不惜挺剑而出，指斥法海：“人家你情我愿，你凭什么来主宰？”

上图：昆剧《浮生六记》尾声，沈复与芸娘走入书中，成为永恒。

最终水漫金山大败而归，搀扶着身体与心灵双重重创的白素贞，那一问“有情是妖，无情是人。这一趟人间，我们来错了么？”又让人有当头棒喝一般撼动与深思……还有王燕飞扮演的法海，展现的是“无情”，他拆散许白二人的姻缘，归根到底是一种执念，认为人妖不能通婚，必须要坚守这个信仰。最终，白素贞在金山寺大败而归，法海本身对自身信仰的坚持，也产生了一丝动摇与疑惑……从很大程度上，这部戏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恶人或坏蛋，皆从一个“情”字出发，合情合理，有根有据，令人为之动容。

与此同时，全剧布景写意，舞美精致，音乐更是精彩，“蓝蓝天、水涟涟”等诸多唱段琅琅上口，令人闻之难忘，一听就会，甚至还上了抖音热门，被许多年轻人学习传唱。这本身也体现了戏曲艺术曾经的“流行性”，无论是历史上“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全民痴迷，人人会唱的盛况，还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个个会哼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历史证明，戏曲艺术若要得到大众审美的认可与喜爱，好听、易学的唱段必不可少，这是该剧成功破圈，引起热潮的一项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在文本上，突出文采的同时，删繁就简，多依靠音乐与表演衔接，唯美、传神，令人赏心悦目，使得情节和台词的密度大大降低，也为之后影片成功营造空灵写意的审美意境提供了充足空间与必要条件。可以说，从舞台剧到大银幕，《白蛇传·情》紧扣一个“情”字，不愧是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戏曲艺术佳作。